

洞庭地域文化艺术传承与新生

张逸云

洞庭湖以浩瀚无垠的湖光水色、悠远缥缈的历史陈迹和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故事,构建出特色分明的文化体系,深远地影响后世文学创作。先秦重要古籍《山海经》,是一部富于神话色彩的最古老的奇书。第五卷《中山经·中次十二经》写道:“又东南一百二十里,曰洞庭之山,其上多黄金,其下多银、铁,其木多杻、梨、橘、柚,其草多葳、蕤芜、芍药、芎。帝之二女居之,是常游于江湖。澧、沅之风,交潇湘之渊,是在九江之间,出入必以飘风暴雨。是多怪神,状如人而载蛇,左右手操蛇,多怪鸟。”

这段文字大意是:再往东南一百二十里有座山,名叫洞庭山。山上有许多黄金、银、铁、树木和草类。尧帝两个女儿就住在洞庭山中,她们常常在长江的深潭中游玩。由澧水和沅江吹来的风,交汇于湘江的深潭处,这里位于九条江河之间,她们出入时一定会伴有狂风暴雨。这一带有许多怪神,他们的形状与人相似,身上盘着蛇,左右两只手也握着蛇。这里还有许多怪鸟。

这恐怕是最早把洞庭湖文化纳入艺术表达的文字。也是洞庭湖爱情文化雏形。主要审美特征,表现为物产丰沛、树木花草茂盛自然之美;浪漫凄婉阴柔之美;骁勇激荡的野性之美。“洞庭之山”就是君山;“帝之二妃”即为尧之两女娥皇、女英最早的原型。作品状物细腻、写人玄幻,形成神秘、开放、丽质的文化内涵,滋养着“湘君”“湘夫人”艺术形象价值延伸。

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笔下的湘妃神话,演变为爱情悲剧,形成凄美与崇高一体、道德与情感相依、色彩迷离与理想情操鲜明对照,极大地丰富了神话人物的文化内涵。屈原《楚辞·九歌》中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,借助忠于神恋爱情的湘妃,传递怀才不遇、羁旅行役、美人迟暮的感伤,造就诗人爱国、美政、民生的精神特质。

揭开描写洞庭湖文化的文学篇章,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:许多诗人或词家,从内心情感出发,多元映照心灵图面,由此,绽放出多姿多彩的艺术花瓣。公元726年,孟浩然来到巴陵郡(岳阳),目睹水光连天、气势恢宏的洞庭湖,感叹自己有志无用,可任途困顿,发出“气蒸云梦泽,波撼岳阳城”的呐喊。诗圣杜甫于公元768年,从夔州出发,一路顺江而下,岁末抵达洞庭湖。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,他奋笔疾书,写下千古绝唱《登高》,抒发“扁舟空老去,无不胜朝朝”的悲苦心情。

这些作品有个共同特点,将洞庭风物同家国情怀、个人际遇结合起来,展示深远宏阔的艺术画面。

然而,真正把洞庭湖地域文化推到极致的,当属《岳阳楼记》。

范仲淹襟怀坦荡,情系苍生,以天下为己任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那种纯正崇高、超越时代的情感,展示光芒四射的精神标尺。儒家倡导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,范希文超越“达”与“穷”的界限,把爱国忧民文化推向了巅峰,具有穿越时代的巨大冲击力。作品汪洋恣肆,大气磅礴,字字珠玑,文句华丽与质朴兼有,堪称彪炳千古的经典之作,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艺术价值。

探寻洞庭湖地域文化的奥秘,绕不开唐代传奇小说《柳毅传》。

这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优秀作品,其文学成就,不仅在于思想价值体现了叙述主体的独特审美意识,更在继承前人叙述传统的基础上,注重叙述情节、人物角色、叙述空间构建。从单纯的线性叙事结构,转为塑造角色的立体生活空间。实现了隋唐志怪传奇小说艺术表达的质的飞跃,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小说创作的新纪元。

长篇小说《柳毅传》(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),运用全新的艺术方式,绘制出洞庭湖地域文化图景。作品颠覆以往“柳毅传说”各种样式写法,以柳毅成长为线索,将柳毅塑造成人性与龙性结合的共主,在人性与龙性、实现自我完善过程中,追寻道德搏击的完美与崇高。通过洞悉柳毅人生起起落落,在爱恨情仇、血泪宣泄、灵魂震撼的生命体验过程中,全景式进入灵魂深处锻造,塑造出不畏强权、坚持正义、崇尚仁义、忠于爱情的艺术形象。

在洞庭湖地域文化艺术创新发展上,岳阳戏剧成就可谓独树一帜,在全国戏剧界,占有相当重要位置。著名剧作家吴俊雄《喜嫁》荣获第三届中国优秀剧本奖,《蔡仲山耕田》再次获得曹禺剧本奖。曹成成《桃花烟雨》荣获第23届曹禺剧本奖,多维度展示出洞庭湖地域文化独特魅力。



廖建明。(受访者供图)

而一场大火使她被毁容。相似的际遇以及对文学与艺术的喜爱让两个年轻人十分投缘。两人结婚后,冒志红成为了他坚定的艺术伙伴。

在冒志红的协助和鼓励下,廖建明重新练习陶艺制作的基础技术,并尝试将按摩的指法、掌法,以及新的触觉感悟运用到自己的触觉陶艺中,将手中积累的触觉经验转化为心中的视觉经验。

“这几日天气不错,我带他去散步,‘看’花了。”冒志红在一旁说,廖建明用手去“看”。他的手很轻很轻,抚摸过去。鼻子靠近,去嗅嗅。廖建明还喜欢去超市,摸各种蔬果。“黄瓜么,刺刺的。苦瓜可爱些,沟沟壑壑、憨态可掬。”廖建明微笑。

“我是见过,我知道物品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……”他最开始创作的便是油灯系列,因为灯是光明的符号,“做灯其实就是在再造我心中的光明”。

一盏灯捏成了,烧好了,也在他的心底点上了。“也许,搞艺术的人这点好。艺术是一个情绪的出口,让我在面对困苦的时候有更好的承受力。我总想做点什么,留下点什么。”

谈到这里,面对“乐观”的赞叹,廖建明大笑:“是啊,我就是‘盲目’乐观啊。”

触觉与色彩

廖建明的陶艺作品以人生百态为主题,以传统文化为底蕴,大致可以分为图腾板块、构成板块和推拿板块,代表作品有《睁只眼闭只眼》《人》《新纪元》等。在艺术随笔《触觉美——盲人陶艺的术与道》中,廖建明写道,“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,99%都依赖触觉,恰恰因为我们没有视觉快感,才更激发我们内心视像和想像的能力。”

他说,触觉也是审美感官。粗细、滑涩、大小、凹凸、高低等触觉元素组织在胚体表面,能够体现陶瓷局部的肌理变化。他还把按摩时的感受融入作品中——系列面具《人》便以头部按摩的手法为导引,对表情造型进行夸张变形,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,获得了第八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与创新作品展现代陶艺组“评委会特别奖”。

他也没有放弃色彩。于他而言,睡觉时“做一个有色彩、有清晰世界的梦”,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情。

“还爱美呢。”冒志红在一旁揶揄,“买衣服的时候,他把颜色和花纹都问仔细,记下来。哪件搭配哪件穿,他知道的。”

今天穿了什么?他指着自已答:“我穿了有条纹的带红色的上衣,还有灰色的裤子……”

他的陶艺作品也有色彩。他把想要的

色彩、施釉的薄厚告诉冒志红,冒志红便为他上色施釉。为此,冒志红也从零开始,学习了制陶的全套技术。

心愿

2020年12月,“《看不见的雕塑》——触觉雕塑艺术展”在湖南图书馆展览厅开展,展出廖建明近二十年来创作的近百件艺术作品。这是他梦想实现的时刻,回望那一刻,这个瞄准目标、执拗地考了三次才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人满足地说:“年轻时的心愿我已基本实现了。”他和不少大学同学保持着联系,其中不少人已功成名就,“但人生的成功分大与小,我不去追求所谓的财富名利,对于现在的状态我非常满意。”

这几年,廖建明开始痴迷传统文化,每天听有声读物。“我们学艺术的往往崇尚西方的东西,例如毕加索等。真正开始啃(中国传统文化)书本,越学得多,越意识到自己的不足。”

“庄子说,安时而处顺。不要刻意证明自己去寻求他人的认可。”他希望丢下盲人的标签,卸下包袱,活得更加简单明快。廖建明从前比较追求体量大的造型艺术,现在则更加追求简单洗练的笔触,用手点蘸颜料或用毛笔笔画勾勒腹中草稿。“墨晕心迹来,当下画云楮。”廖建明用自己的诗句形容创作概念,即不刻意追求结构,多用抽象变形。

廖建明是个热爱自由的人。与残缺的视力相处日久,他早已与身体握手言和,重拾了生病前的自我。在瓷都景德镇,他交了许多朋友,他常常前往景德镇制作陶瓷,为朋友们做按摩、和朋友们交流创作,也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,保持运动。

年轻时漫游中国的梦想没道理存在阻碍。这些年来,这对沉静、坦然的夫妇几乎每年都要出游一到两次,主要去一些陶瓷产区或者偏爱的海滨城市。去年,他们去了云南丽江、浙江绍兴等地。旅途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,空气、气味、声音、触觉……色色不同,“视觉之外,感受一个地方的方式还有很多。”而视觉的部分,由妻子为他用语言描摹。他们太爱旅行了,约定好要在退休后,不定期前往不同城市居住。

如今,景德镇的老朋友们开始想念他们了。他们打算在疫情缓和之后去景德镇一趟。后面的旅程,他俩意见统一,这次去内蒙古草原和大西北地区,去感受无垠的大地和干燥的风。

28年前卷来的命运巨浪,带着摧毁一切的力量。但在漫长的劫后重建中,巨浪最终化为廖建明生命之河中几个跃动的波涛。河流还在奔流,而前面越见开阔。廖建明,享受这一路的景色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通讯员 王翔君

天晴朗朗的,阳光投进潇湘电影制片厂小区一楼的一间二居室里,再投到廖建明的眼前,只留下温暖的、混沌的光感。

这足够让廖建明感到愉悦。早上起床,他练了毛笔字,妻子冒志红把宣纸挂在客厅的冰箱上,晾干。字有初学者的稚嫩,但笔画舒展,这是近日来的一大进步——他右手执笔,左手就在纸上摸索着定点位。选好下笔的位置、距离,一笔一画,就不会纠缠到一起。

“有些难。”接待完一位上门按摩的客人,廖建明才坐在满室的阳光里,坐在他目前赖以谋生的按摩床前,对我们聊起练字的经历,“但也蛮有意思。”

这是他作为一个按摩师、陶艺师、盲人的“重新出发”。会有什么成果,他倒没细想,只是“先去尝试着”。今年,也是他失明后的第28年。在这段晦暗岁月里,他跌撞、妥协、突破、摸索着,在人生的河流中,用爱与艺术,用仍然保留着敏感触觉的双手,冲出一条宽阔、深沉的河床,让自我舒服地徜徉在其中,并滋养出一个属于他的世界。

身体战争

廖建明是带着“天之骄子”的身份回到长沙的。出生于一个“多少和艺术沾边”的家庭,他从小热爱美术。1992年,他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(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)陶瓷艺术设计系毕业,分配到湖南陶瓷厂。

两年后,因为工厂缺乏深造机会,他选择辞职,充当哥哥在影视艺术工作上的帮手,并备考考研。这一年,廖建明26岁。

然而,大概是用眼过度,免疫力下降,廖建明突然被确诊为晚期视神经炎,在求医问药大半年后,年轻人最终没有打赢这场身体战争。他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全部视力,只余下一点点光感。

“我本可以忍受黑暗,如果我不曾见过光明。”他说,“哀莫大于心死。”从事艺术的父亲和哥哥一时也难以接受事实。不幸落到面前,除非死去,就得去克服它。经历了漫长的适应期和庭庭变故后,1995年,廖建明终于主动拿起盲杖走出了门。他铭记着那个下定决心的时刻,“这标志着我要开始接受与面对。”

停滞已久的人生开始流动了。首先,是解决将来如何谋生的问题。1996年初,在家人们的鼓励下,廖建明进入按摩医学院学习盲人按摩,医院里盲人技师们紧张而快乐的生活状态让他也有所感悟。学会按摩、刮痧、拔火罐等技能,考取了中级按摩师等级证,1998年,廖建明开办了一家小型按摩店,生活终于安顿了下来。

代偿

“身体很神奇,有代偿机制。”廖建明双手交扣在腿上,手指轻轻弹动。失明之后,他依靠双手去触摸世界,越触摸,感受就越细腻,“每个人的肌理走向、筋骨骨骼,都有很大不同。”

2000年的一天,按摩店里的同事邀请他一同去铜官窑游玩,而同事的舅舅恰好在铜官窑制作陶瓷。在同事舅舅的家里,廖建明捧起久违的泥巴揉捏,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触感令他晃了神,一个久不敢触碰的事实蹦了出来——我是学陶艺美术专业的!但盲人与视觉艺术,是个绝对的互斥命题。一团泥巴,他揉来搓去,找不到任何参照物。

2002年,在一次活动中,廖建明认识了因烧伤意外毁容的冒志红。冒志红本是一位面容姣好、毕业于中文系的年轻姑娘,然

心灯

编者按

5月15日,是第三十二次“全国助残日”。据统计,我国目前各类残疾人大约有8500万人,占总人口的6.34%,平均每16个人中就有1个残疾人。

就算曾经折翼,但一个温暖、健康的社会,必可包容他们的残缺,扶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,过上从容、有尊严的生活。因此,我们更应该关注残疾人的日常和创造,感动于那些自强不息的故事。今天,我们讲述盲人陶艺师廖建明的艺术之旅。



王晓阳

闲暇中翻看《诗经》,读到“桑之未落,其叶沃若。于嗟鸠兮,无食桑葚!”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故乡的桑葚,泛起一帘紫色的幽梦。

我的故乡在江南一隅,青山绿水,物产丰富,桑梓遍地。桑树是一种经济树木,桑叶可饲蚕,吃了桑叶的蚕宝宝,其吐丝作茧,可得上等丝绸之材;桑木可制犁,犁把用了桑木,柔韧结实,经久耐用;桑葚印象最深,是我童年最放不下的“树鲜”,那时候,物质贫乏,有时连饭也吃不饱,桑葚就显得格外珍贵。

春风料峭时,桑树就冒芽了。一天一个样儿的桑叶油亮碧绿,不久就在一支支叶柄的根部滋出了青青的桑葚,在温暖柔和的清风中,勾引着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的馋虫。

无食桑葚

的,为什么对黄鹌这么好呢?这桑葚吃不完可是能卖钱的。

收获桑葚时,母亲和我把一张床单铺在桑树下,父亲爬上桑树敲打桑葚,顿时天空中下起了紫雨,一颗颗桑葚从天而降,雨点似的在床单上砸出了好多斑点。我迫不及待地抓起桑葚往嘴里塞。真是畅快淋漓!

父亲笑呵呵地对母亲说:“今年桑葚丰收,多留一点给鸟儿。”母亲点点头。我急了,嚷嚷着,为什么要留给鸟儿?凭什么!父亲嗔怪着我:“黄鹌也喜欢啊!”黄鹌也喜欢吃,这句话直到很久以后,我才有一些理解。

“桑之未落,其叶沃若。于嗟鸠兮,无食桑葚!”黄鹌,你吃吧,但是不要贪吃,否则会迷醉的。而父亲留一些枝头的果实给鸟儿解馋充饥,更展示出一朴素朴素的温情。这与农谚“留几

个柿子看树”的良苦用心是吻合的。

桑葚是一种美食,也是一种文化符号,传递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中的孝与信。汉代有一位少年名叫蔡顺,少年丧父,与母亲相依为命,在兵荒马乱中只得拾桑葚充饥。他把红色的酸的桑葚留给自己,黑色的甜的留给母亲。这事恰巧被赤眉军遇见,一问一答中,赤眉军被他的孝心感动,送给他三斗大米,一头牛,供奉母亲,以示敬意。

隋代的赵轨,从小好学,品行端正,邻家的桑葚成熟后落在他的院地上,他小心翼翼地拾起,送还邻家,并告诫儿子说:“我并不是以此来求上好名声,而是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要。”桑葚的红,桑葚的紫,桑葚的情流淌在我的心中,氤氲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暖画卷。